

Аркад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Адамов
ЧЕРНАЯ МОЛЬ



〔苏〕 А. 阿达莫夫 著
尹 启 明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EIE

黑蛾



〔苏〕 A. 阿达莫夫 著
尹 启 明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沈阳

А. Г. Адамов
ЧЕРНАЯ МОЛЬ

《Юность》 № 3, 4, 5, 6. 1958

根据苏联《青春》杂志1958年 3、4、5、6 月号译出

黑 蛾

〔苏〕 А. 阿达莫夫 著

尹 启 明 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1/2 插页：2

字数：316,000 印数：1—111,5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319 定价：1.15 元

主要人物表

- 克里木——皮货加工厂钳工
吉洪——皮货加工厂代理厂长
谢苗——镌刻学徒工
普雷舍夫斯基——皮货加工厂总工程师
李甫舍茨——老镌刻工
丽达——皮货加工厂剪裁工
别列贝尔金——皮货加工厂警卫组长
克里玛申——皮货加工厂仓库保管员
玛丽娅·日列霍娃——皮货加工厂剪裁车间主任
格里沙——皮货加工厂司机
戈留诺夫——皮货加工厂钳工
波林娜——皮货商店经理
费古尔诺夫——律师
瓦吉姆·多布罗霍托夫——“华美皮货行”经理
丘特科——皮货加工厂党委书记
西尼秦——皮货加工厂工人
科金——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佐托夫——莫斯科刑侦局副局长
加拉宁——莫斯科刑侦局某处处长

洛巴诺夫——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科尔舒诺夫（谢辽沙）——莫斯科刑侦局某科科长
加丽娅——学生，普雷舍夫斯基之女
列娜——演员，科尔舒诺夫之妻
斯皮林——建筑公司司机
西兰捷夫——莫斯科刑侦局局长
尼娜——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玛斯连金——铁路员工
扎列斯基——演员
斯洛佐夫——演员
巴索夫——反盗窃局局长
兹维列夫——反盗窃局某科科长
雅尔采夫——反盗窃局第二处处长
安德烈耶夫——皮货加工厂老工人

目 录

一	夜间值勤·····	1
二	财迷心窍·····	31
三	帷幕后面·····	61
四	初设钓饵·····	92
五	巧拿凶手·····	124
六	爱情纠葛·····	190
七	接近“黑蛾”·····	238
八	“黑蛾”反扑·····	291
九	贼咬一口·····	322
十	迷雾渐消·····	345
十一	决战之前·····	396
十二	一网打尽·····	441

夜间值勤

克里木·普里瓦洛夫是皮货加工厂总机械师室的钳工。工厂团组织决定委派他担任一项社会工作，任务布置得突如其来，他心中有些快不快。

中午的时候，他正在机械车间忙得不可开交，忽听团委让他去一趟。团委秘书索尼娅边走边对他说：

“下班后到薇拉办公室去一下，明白吗？”

克里木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今天他格外地忙。指定由他负责的车间正在安装新机器。万事都是开头难，总难免出一些漏洞。可是车间主任却在一旁说三道四，不住嘴地辱骂机械师和钳工。小伙子们也不时懒洋洋地、粗声粗气地回敬他。唯有克里木一个人默不作声。别看这小伙子个头挺大，虎背熊腰，可生来就不大爱说话，为人忠厚老实，遇事很有主意，从不轻易发火。

不巧得很，第五车间的一台机器出了故障。老实说，要不是克里木有事跑到厂部办公大楼去找总机械师，他干脆就把去见团委书记的事忘到脑后去了。总机械师室位于二楼，对面就是团委，克里木刚刚走进走廊，一眼就瞥见了走廊对面

团委会的门牌子，忽然记起了召见他的事。克里木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整理了一下破旧的黑工作服，搓了搓满是油污的大手，推开了团委的门。

里面还有一道门，门上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团委书记办公室。索尼娅坐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后边，双手支着下颏，正愁眉苦脸地看着一本摊在她面前的书。见克里木进来，她伸了个懒腰，唠唠叨叨地说：

“这该死的代数真叫我伤透了脑筋！你可知道，今天准得提问。”说罢她又突然用另一种语调问：“你来有什么事吗？”

“不是你亲自通知我到薇拉办公室来的吗？”

“她这会儿正忙着呢，”索尼娅说。“团区委的指导员来了。让你几点钟来？是三点吧？现在是什么时间？”

“现在，就算是两点半吧。”

“还是的！你来早了。”

话音刚落，书记办公室的门就打开了，里面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的青年人，他笑容可掬，手里拿着一个揉搓得破旧不堪的带拉链的黄色文件夹和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对送他出来的薇拉愉快地说：

“这么说，薇拉，在如何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这点上，咱们的看法一致了，是吗？”这时他的近视眼向宽肩膀、高个头的克里木瞥了一下，然后他大声夸道：“看，真没有想到！多棒的干部！这不就是基础吗？只要给他加上上层建筑就行了！”

“就为这件事才把他找来的，”薇拉满意地笑了笑。

克里木仰起宽阔的脸膛，厚厚的嘴唇上现出一丝腼腆的、难以觉察的微笑。

“克里木同志，请进！”薇拉招呼了一声。

克里木用一只手抹了抹剪得很短的淡黄色头发，跨进团委办公室。

办公室最里面摆着一张写字台，旁边是一张长会议桌，上面铺着绿台布。墙上挂着各种奖状、墙报和图片。为迎接改选刊出的讽刺壁报早就过期了，展出的图片上面手写的标题是：“选区见闻”。透过柜子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放着几只光彩夺目的金属奖杯。烟灰缸也是光洁如洗，一尘不染。墙上还挂着一件熨得平平整整的黑色工作服和一顶样式新颖的灰羔皮帽。

薇拉是一位身材修长的姑娘，面容清瘦，脸上有雀斑，披着一头蓬松秀美的金发。她在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坐下了。

“克里木同志，你请坐，咱们来谈谈。”

克里木在绿色会议桌旁的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了。

“团组织决定委派你完成一项任务，克里木同志，”薇拉严肃地说。“是时候了，你应当更积极地参加团组织的社会工作。”

“又去拉手风琴吗？”克里木笑眯眯地问。

“不是。你的手风琴已经把咱们厂的姑娘搞得晕头转向了，”薇拉开了句玩笑。接着她又马上板起面孔说道：“我们决定派你去参加共青团值勤队，协助民警维持治安。团市

委、团区委为这件事下了专门指示。”她觉察到克里木的脸上流露出茫然的表情，便又补充说：“克里木同志，你应该懂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很重要，是团组织对你的极大信任。再说，目前你还没有担负什么社会工作，而按照团章规定团员是有义务担任的。此外，这项工作并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你想想看，每周不过就是一到两次，晚间到大街上去走走，遛遛，不算什么。”

“原来是闲遛达呀！……”克里木心中有些不大乐意，故意拖着长声挖苦地说。

薇拉对厂里许多团员不能痛痛快快地接受社会工作早已习以为常了，因此克里木的这种表现丝毫不使她见怪。她的语气变得十分坚定：

“不管怎么说，你今天晚上五点钟得到本区民 警 局 报到，接受指示，到那儿找……”她看了看放在写字台上的周日志上的附言，“找弗明上尉。明白吗？当心些，如果不去报到，团委会找你的。我不想说服你，也不想请求你。”

“我都让你们团委给吓住了，”克里木站起身来，嘴里嘟哝着。“用不着请求，我又不是姑娘。”

克里木心里老大不高兴地走出了团委办公室。尽管如此，他还是到民 警 局 报到了。他和往常一样顺路到面包铺和食品商店去买了吃的东西。走到民 警 局 门口时，他突然感到有些局促，拎着一个塞得满满的网兜，这成何体统！网兜里横七竖八地装着几个长面包、一包白糖、给妹妹买的一袋糖块、一块咸鲱鱼，还有更大的一块，那是鳕鱼肉。这一大包东西带在身上搞得他活象一个家庭主妇，而且这副样子也

很不庄重，这同民警局的森严的衙门气氛恰成鲜明的对照，同他将要担任的特殊角色也极不协调。想到这里克里木不禁暗自责骂自己，悔不该现在买了这些东西。他走到门卫室，见那里坐着一个值班员，便故意把网兜藏到背后，一本正经地问：

“我要见弗明上尉，请问该怎么走？”

值班员风趣地打量着这个身材高大、面色忧郁的年轻人。

“请脱帽，顺走廊向前走，右面第二个门，你们的伙伴已经来了不少了。”

克里木把网兜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个半小时，自知是一副十足的傻相。后来，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开了他的玩笑，彻底破坏了他的情绪。那个小伙子向邻座调皮地挤了挤眼睛说：

“伙计们，你们看，看样子那位同志打算在这里蹲上一些日子！起码十天半月。你们瞧，连吃的都带足了。”

在座的人中扬起一阵哄笑，克里木满脸阴云。

克里木回到家的时候天已近黄昏，满城一片暮色，但还没有亮起路灯。雪花飘舞着，湿漉漉，黏糊糊的，落到地上立刻就融化了。天气很暖和，真叫人不相信已是十一月中旬。

“这个弗明看上去还挺精明强干！”克里木想着。他从来没有把流氓、恶棍之类放在眼里，这些歹徒也没有人敢碰他一根毫毛，只消看一眼他那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连那些专爱寻衅斗殴的亡命徒也都“望而生畏”，谁也不敢在他面前逞能。

克里木回到家里，把东西递给母亲，糖果塞给妹妹，便去洗脸。

“你总是惯着他们！”母亲象是在抱怨。这位个子高高的妇人面带倦容，显得很严厉。“今天达尼娅地板也没擦，市场也去晚了，连土豆都没买到。”

“谁不说呢！”达尼娅也满腹牢骚，用手揪着那根披在肩上的细辫子，慢吞吞地说。“明天我们说不定会考几何，柳芭莎没我带着自个儿又不能上市场，她自个儿还啥事也不能办。”



柳芭莎十岁，也拖着一根和姐姐一样的小细辫子，她姐俩穿着一样的印花布连衣裙。这会儿柳芭莎站在一旁，同情地叹了一口气，手里拿着那一纸袋糖果，舍不得放下，又不敢马上打开。

克里木一家是普普通通的劳动家庭，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战争年代，妈妈玛丽娅·伊里奇娜被动员去伐木场工作，得上了极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战后

丈夫还健在时，她曾一度赋闲在家。可是丈夫死了，她又不得不出来干活儿。眼下她在一个部里当清扫工，就凭着她那微薄的工资收入和丈夫的抚恤金勉强养家糊口。这时候克里木念完了七年级，参加了工作。这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子过得很有规矩，天长日久，克里木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家之主。遇事母亲总是和他商量，两个女儿惹她生气，妈妈也愿意向他诉说。克里木处事果断而且公正。

孩子们打心眼儿里疼爱母亲，不约而同地分担家务。母亲两只胳膊的关节肿痛，他们就什么活儿也不许她干。克里木一点也不怕别人笑话他干“老娘儿们的活儿”。最难弄的是洗衣服。可是每当洗衣服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女人常常前来帮忙。她们拥进屋子，抢过洗衣盆、湿衣服，把克里木从厨房里“驱逐出境”，三下五除二就把衣服洗完了。后来，达尼娅一天天长大了，家务事作了严格的分工，家里规定了几项不成文的劳动法规。

这四口人一边吃饭一边又聊起了各自的见闻。

“昨天晚上，头头在办公室召开会议，”妈妈发着怨言，“会开到夜里才散。今天我走进办公室一看，我的天哪！乱七八糟，不成个样子！烟灰缸都冒尖了，到处是乱纸，桌上、地板上象下了雪一样，椅子东一把，西一把，横七竖八，也不知是谁竟往地毯上削铅笔，笔屑全落在地毯上。亏他们干得出这种事！你们的厂长吉洪用纸给自己叠了一个烟灰盒，整整一个晚上，又是不停地叠纸船。”

“那么七厂的那个安东诺夫，这次是不是又画了几只狗？”柳芭莎一面咬着面包，一面好奇地问。

“没有，昨天晚上他画的全是房子，高楼大厦，还带走廊呢！”

“还带电梯吗？”柳芭莎问。“我们今天在瓦丽娅那儿坐了三次电梯。直坐到最高一层，是玛露霞阿姨让我们坐的。”

晚饭快要吃完时，柳芭莎撒娇地央求说：

“妈，妈呀，我和达尼娅现在去看电视，可以吗？今天演《铅笔头奇遇记》……”

“那得先把碗盘都洗完！”达尼娅板着脸打断了她的话，并且学着母亲的腔调说：“你整天就知道跑着玩，家里的活儿都堆成山了！”

“去玩吧！我自己能洗，”妈妈笑着说。

“自己能洗！”达尼娅依旧板着脸说。“你的手不能沾凉水。”

克里木慢慢腾腾地从饭桌旁站起来。

“妈妈，我到院子里去坐一会儿，抽几支烟。”

“你的谢苗早就在那儿等着急了，”柳芭莎逗着说。

“他爱上了你，你也爱上了他。”

克里木善意地拍了一下调皮的妹妹，她尖叫着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大门旁的长凳上，果真有人在等他，这就是克里木的挚友、镌刻店的学徒，谢苗·多里宁，他长得又小又瘦，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

“你好！”克里木匆忙向他点了点头，在他身旁坐下，从口袋里掏出揉搓得不成样子的浪涛牌香烟。“日子过得怎

么样？”

“不愁吃不愁穿，手里的活儿干得欢！”谢苗无忧无虑地答道。“噢，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到民警局去了。”

“抓住流氓了吗？”谢苗不大相信地问了一句，他那双褐色的眼睛里装满了好奇，看样子是急于想知道一切。

“是要去抓流氓，”克里木笑着答道。“从今天起每星期有两个晚上要参加共青团值勤队执行任务，对付各式各样的流氓歹徒。”

“嘘！”谢苗打了一声口哨。“好差使！你答应了？”

“有什么法子呢？”

“告诉你吧，我最近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谢苗突然转了话题，“叫做《勇敢的军官》，这个小伙子虽是法国人，但是和咱们的保尔·柯察金一个样。你知道吗，他是和英帝国主义分子作战，是为了解放布尔人。写的是非洲的事，懂吗？那些英国佬，自以为实力强大，却被他打了个落花流水！噢，这本书别提有多好了！”

“那个军官怎么能比得上咱们的柯察金？他算个老几！”克里木另有看法。

“那怎么的？反正是一本有意思的书！我认为只要书里面对话多，情节惊险，就是好书。什么哲理不哲理的，那是老头老太太们的事。只要招人爱看，这本书就是好书。”

“光讲哲理当然没啥味道，”克里木表示同意。“得有具体的人和事。”

“具体的人和事！”谢苗学了一句，冷冷一笑，转而又

煞有介事地问：“你们的那位仓库保管员找到了吗？”

“好象还没有找到。”

“没准他从仓库里还弄走许许多多的皮子吧？”

“要真是这样，那他跑不远，一定能找到。”

“也难说，老兄，现在的坏人比以前滑头多了。”

“说他是坏人还早点儿。他这个人好象不坏，刚从军队复员。不过也怪，也许是他想离开他的老婆？那个娘儿们可真够他受的！要能离开她，就是躲到天边儿去都行！”克里木以阅历极深、老于世故的口吻很有把握地说。

“当姑娘的时候都挺象样的，怎么一结婚就变成母老虎了？”

“不见得，姑娘也有各种各样的。”

“那当然！我也是这么说，”谢苗附和着说，“比如今天有一个女的到我们店里来，她已经不大年轻，快三十了，可瞧她那身穿戴，呸！一看就叫人恶心。你看，脖子上围着黑狐狸皮，头顶上翘着一根狐狸尾巴，皮大衣象一只口朝下的瓶子。这是最时髦的样式。袖子又宽又肥，都能把你装到里面。眉毛修得细极了，象一根黑丝线，嘴唇涂得血红。她是来刻字的，在一个皮夹子上镶一块银牌，在银牌上刻字。”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你知道刻的什么字？‘值此六十寿诞之日赠给我亲爱的科里卡。你的米拉。’这怎么理解？就是说，她找了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老头。这是爱情吗？我问你呢。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爱情……”

“那可不一定！”

“你不信？晚报上登的全是离婚启事。”

“那当然了，莫斯科的人多着呢，登几个离婚启事算什么。能这么比吗！”

“那是没来得及登呗！你就等着瞧吧，早晚都打离婚。”

“别胡说八道！”

“还有，”谢苗又转了话题，“今天你们厂的那位‘瘦猴子’来了。”

“是普雷舍夫斯基吗？”

“一点不错，他拿来一个烟盒，金子的。是李甫舍茨亲手给刻的字。”

“他送给谁？”克里木惊奇地问。

“上面刻的字是：‘亲爱的吉洪同志：喜庆之日留念。朋友和战友赠。’一字不差，每个字手工费三十戈比。”

“这是送给我们厂长吉洪的。”随后克里木又追问道：“你说，是金制的？”

“是啊！很沉，值三千多卢布，不会比这个价低。喜庆之日是什么日子呢？”

“那谁知道。可能是庆祝顺利通过检查，因为有一个什么委员会在我们厂里呆了一个星期，”克里木冷笑着说。

“这伙人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他每月能挣多少？”

“我怎么知道？！”克里木不满意地耸了耸肩。

奥列格·格奥尔基耶维奇·普雷舍夫斯基是皮货加工厂的总工程师。克里木很尊敬他。他知识渊博，精力充沛，与几个月前开始担任代理厂长的吉洪不可同日而语。这位代厂长遇事畏葸不前，既迟钝又保守。就拿不久前的一件事来说